

历史的回响(三章)

■ 黑石

八一军旗红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颗正义的子弹,在黑夜启程,洞穿黑暗。枪炮声隆隆。南昌城,被夜的响雷惊醒,神州大地被天雷惊醒。无数的战士被正义召唤,小小的子弹,从枪膛里射出,飞越的里程,是光明的路径。黑暗中的子弹,是雷电,是霹雳,是摧毁旧世界的匕首,是砸碎旧社会的铁锤。黑暗中的子弹,是正义,是良知,是砸向压迫与剥削的铁链,是洞穿黑暗利剑。黑暗中的子弹,在黑暗中穿行,奔向光明。南昌城里的第一枪,为一个著名的论断做了注解。历史在回溯。两万多壮士齐聚一个英雄的城市,两万多颗雄心举起一面旗帜。黑夜里枪声响起,黑夜里迎来曙光。一条艰辛之路,一条曲折之路,一条胜利之路,开启。一支队伍的足迹,从南昌出发,地理上的标记,从此到彼。距离黑暗越远,光明越近。距离谬误越远,真理越近。距离失败越远,胜利越近。红旗跃过汀江长江黄河,升起在天安门城楼。从南昌出发的队伍,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历史一往无前。山河日日更新。一面旗帜越发鲜艳。从南昌启程,人民军队,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从南昌出发,八一军旗,高高飘扬在神州大地上,飘扬在太平洋、印度洋、亚丁湾、英吉利海峡……初心不变,一面军旗,永不褪色。

古田会议闪耀光芒

一片夏荷用青翠碧绿濯洗我

的风尘,一条清澈的溪水用浅唱低吟和鸣我的脚步。古田会议旧址,闽西群山的一颗耀眼明珠,在季节里清亮,在山水间清翠,吸引众多仰慕的目光。历史在迫近的时光之岸回荡,激越的浪花向着远方蔓延。古田,彩眉岭笔架山下,一座古老的廖氏宗祠,承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承接了一段开天辟地的历史。一群英雄在这里深耕历史,寻根溯源,播撒火种,把信仰高擎,把理想蓝图描画。一代伟人走上前台,他们畅怀高议,高谈阔论,纵论历史经纬,审度时局变迁,谋定强党兴军纲目,开创时代新篇。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一条总纲确定,像指南针一样,引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在黑暗中找到光明,在迷茫中找到出口。古田,一方秀丽的山川,让伟人的思想无限驰骋。这里许多地方,留下了毛泽东主席的足迹,也留下了伟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千古名句。廖氏宗祠、耕心堂、中兴堂、协成店、文昌阁、树槐堂、文光阁,会址景物还原历史的真实,让想象无限飘逸。红军在这里统一了军装,红军在这里领到了军饷。红四军,一支威武之师,勇猛之师,让猎猎军旗高高飘扬。“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伟人豪迈的诗情,让人浮想联翩,也让冰冷的历史滋生几许温情。从农村包围城市,一个伟大的理论与时代国情实际相结合,在黑暗中摸索,在泥泞中跋涉,伟人在风浪中紧握着时代之舵,引领着苦难的国家艰辛前行,一条光明大道闪烁光芒。行走古田,“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一种自信的豪情跃然而出。青松挺拔,毛竹青翠,徐来的山风清新着岁月,沐浴在山水澄明的时

空里,是多么的舒坦飘逸。青山铭记,流水长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云石山:“长征第一山”

山下莲池的荷花正在盛开,荷叶的清翠向着远方伸展。山上树林满山翠绿叠嶂,眼前无山,只见丛林。云石山静默在瑞金西部云石山乡的丘陵地带。山不高,却有名寺。石级山道串起石砌山门,山顶是云山禅寺。山上怪石林立,树生石间,古树参天,浓荫蔽日。云山古寺禅院钟声,“云山日咏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一副对联写尽云山风景,古寺春秋。历史正是在这怪石满山,看似平常的云山古寺作出选择。1934年10月10日,风啸雨寒,中央机关的领导齐聚云石山路旁,编入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与当地的群众告别,踏上漫漫征途。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云石山开始。战略大转移是为了新的开始。“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毛泽东主席如是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中形成的长征精神更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云石山的古樟树清翠葱郁,云山古寺依然掩映在树丛中,古寺屋后樟树下毛泽东主席读书看报的那块石头依然静卧,岁月只是换了时空,远去的背影依然清晰。云石山铭刻了历史,“长征第一山”永远屹立在革命的征途。

胥浦河畔

■ 梁宗铭

在南京与扬州主城区之间有一座城市名唤仪征,古老的胥浦河从仪征城缓缓穿流而过,这条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河流为这座江南工业重镇描染上了四季常青的自然色彩。这些年来,为求学,为工作,我已习惯于南来北往。这次在仪征小住,有机会接触到我素未谋面的胥浦河。初次听说胥浦河这个名字时,我的脑中产生了无限联想。置身于吴中大地,这个“胥”字既熟悉又神奇。待翻过文献后,我的想法得到了验证:胥浦河名字的来由确与春秋名人伍子胥相关,胥浦河的“胥”指的便是伍子胥。“浦”字本义为水边,在汉语中,水上的“浦”与陆上的“关”相对应,是离乡远行的始发地,是与故友惜别的留恋处;纳兰性德送友别离时曾写过“片帆何处,南浦沈香雨”,他将离愁别恨撒在了阔别故人的浦口。“身负深仇志未休,奔吴沥胆展奇谋”,而身怀家仇国恨的伍子胥便是在楚军的追赶下由宋渡河入吴,从此为这条河留下了胥浦河这一极具深意的名字,之后胥浦河与渔丈人的故事千古流传。由此让人不禁感叹中华文化的精妙,仅用短短二字便是一条河上埋藏下一段传奇故事,让胥浦河两岸风貌成了源远流长的苏南文化中独具风采的一腔风情。“仪真来往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地处两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仪征自有一段深远的历史,汉时置县,宋时得名仪真,清时定名仪征,即便今日的城市容颜已被涂满了工业色彩,但散落城中各处的古迹依旧在执着地向人们诉说着本地的变迁历程。“试问澄虚阁,今夕复焉如”“东槛清波澈,南窗皎月明”,在城东处有一澄虚阁,据载曾为曹寅主政地方时主持修缮;阁下一东坡榭,相传曾是苏轼晚年路过歇脚处。此外的扬子公园和白沙公园等园林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制布局皆具前代情调。“伍相祠高百尺楼,屯田遗墓也千秋”,然而所有古迹中,唯有胥浦河承载了最厚重、最浓烈的历史篇章。伍子胥从此渡河入吴后,直奔吴国故都即位于今日无锡的梅里,得到了吴王阖闾的重用,并主持修建了吴国新都姑苏城。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军破楚攻越,成就了吴国霸业的同时也报了楚王室的灭门之仇。这条在伍子胥被楚王追杀时为伍子胥屏退了楚军追击的胥浦河,也由此成了伍子胥兴吴的宝地。在中原诸国厮杀正酣时,胥浦河仿佛是大自然赋予吴地的契机;偏安一隅的吴人抓住了机会,在大争之际中为吴越文化在中华文明中赢得一袭主流之地。“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伍子胥之于胥浦河终是过客,而我今天却久久停驻在胥浦河畔。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水清岸绿,生态环保”的胥浦河旧貌换新颜,胥浦河东岸有一大型体育场,里面的网球场目前是我工作的地方。如今各类时兴的体育运动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广泛开展,其中以网球运动最为典型。城中各处网球场时时刻刻布满了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网球手的身影。在这其中成长起来的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入选中国网球国家队,成了当地人挂在嘴边的骄傲。优越的地理区位、朴实的小城风情和广泛的运动参与造就了当地人朴实热情的群体性格,这是吸引我在此驻足的重要原因。每夜下班后,当我沿着胥浦河畔返回住所,月色布泽下的胥浦河面跃动的粼粼波光便幻化成了那段春秋战国的烽火画面:伍子胥身后追兵的杀声惊天动地,吴楚战场的铁马金戈,吴越争霸的刀光剑影……直到河岸的凉风将我拉回现实,并让我真切地感知到刚才脑海里那些激荡的演绎和眼前的宁静竟都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巨大的反差与撕裂感让我在无数次沉溺于历史遗韵中不禁感慨岁月的神奇。“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胥浦河已经没有了战火带来的哀嚎与喧嚣,平静的绿波在千年的流逝中早已涤净了征伐年代的血雨腥风,如今的胥浦河畔成为一片芳草萋萋、晚风习习的休闲场所。在河边的凉亭里,每日午后便有一群老人在自得其乐地打牌下棋,谈古论今;在河东岸的网球场上,每到落日时分便响起清脆的击球声和庆祝比赛胜利的欢呼声。人们总是用最文明的竞技方式在享受着博弈的乐趣的同时,又营造了一方热土的和平与安宁。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如今中华大地国富而民强,我们正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细细想来,若是在吴越争霸的风云诡谲中被冤杀的伍子胥的眼睛真的被挂在了姑苏城墙上,当他看到今天的胥浦河畔,应该会含笑九泉了吧。

蜻蜓(外一首)

■ 杨端雄

静寂的三岔河在霞光里低语
白条鱼跃出流水
衔住远山边上的夕阳

扒虫的母鸡抖落岁月的沧桑
老牛反刍着故乡往事
炊烟告别老屋
将余存的愁绪撒进游子心田

当阡陌隐入山川河流
那只音信断绝的蜻蜓
突然用信笺般的翅膀
闯入我悲喜交集的童年

萤火虫

星空在瓦檐上流连
月光洗净大地
轻抚蛐蛐的乐谱

晚风作别远山
从瓜棚与地堂之间穿过
捎来山那边古老的问候
整个村庄轻摇蒲扇应答

点点闪烁的萤火虫
提着祖传的灯盏
掠过南瓜藤低垂的睫毛
照进所有归途都通向
露水打滑的童年门槛



空中缆车
萱禾摄

种(外一首)

■ 杨旭华

那片土地

那片土地
我竟然已经如此熟悉
左边一棵松树
右边一丛菇稔
还有后边一片白芒花

就像小时候走进您的房间
桌上的烟斗
席子下的零花钱
还有床底的火笼

黑夜渐渐淹没那片土地
晚风吹拂
火笼的灰烬与满天的星星
洒落在白芒花上
若隐若现

种完黄瓜
种芋头
种完芋头
种土豆
种花生

种完雨水
种惊蛰
种完惊蛰
种芒种
种秋分
种完秋分

祖父把自己种下
晚上
天空拱出了满天的星星